



陈平原 著

大學新語



在我看来，办教育应当拒绝急转弯，拒绝大跃进，不急不慢，不卑不亢，走自己认准的路。这样坚持五年、十年、二十年，中国大学才有可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康庄大道”。

——陈平原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大学五书」

大学新语

陈平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新语 / 陈平原著.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5

(大学五书)

ISBN 978-7-301-26946-6

I. ①大… II. ①陈… III. ①高等教育-研究 IV. ①G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32592号

- | | |
|-------|---|
| 书 名 | 大学新语
Daxue Xinyu |
| 著作责任者 | 陈平原 著 |
| 责任编辑 | 于铁红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6946-6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 //www. pup. 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
| 电子信箱 | zpup@ pup. cn |
| 电 话 | 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50112 |
| 印 刷 者 |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839毫米×1194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 175千字 |
| |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48.00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j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目 录

“大学五书”小引	/ 001
自序	/ 003
 第一辑 大学现状	
当代中国大学的步履与生机	/ 007
三说“拓展 211”	/ 017
如何兼及咨询与监督	/ 039
——从“章程”看大学与社会之关系	
要“项目”还是要“成果”	/ 046
假如我办“燕京学堂”	/ 054
我眼中的内地与香港的高等教育	/ 066
中国私立大学的现状及出路	/ 080
现代中国大学的六个关键时刻	/ 094
关于“人才培养”的十句话	/ 131
 第二辑 大学周边	
当代中国的人文学	/ 141

我看“原始创新”	/ 164
“道不同”，更需“相为谋”	/ 172
——中美人文对话的空间与进路	
“大师”如何诞生	/ 181
大学和传媒，彼此也该唱唱黑脸	/ 190
一个文学教授眼中的中国传媒	/ 196
报章与潮流	/ 212
我为什么跨界谈建筑	/ 223
——从“老房子”说到“新文化”	
战时中国大学的风采与气象	/ 232
从“大侠”到“大学”	/ 243
——香港文化形象的嬗变	
弹性的“经典”与流动的“读者”	/ 252

第三辑 大学人物

“学者百年”与“百年学者”	/ 269
八十年代的王瑶先生	/ 274
作为山西学人的王瑶先生	/ 298
患难见真情	/ 304
——追记两种王瑶图书的刊行	

学术史视野中的王瑶先生	/ 307
——答张丽华博士问	
与程千帆先生对话	/ 323
结缘河南大学与任访秋先生	/ 330
再说夏志清的“小说三史”	/ 340
“活到老，写到老”的来新夏先生	/ 346
很遗憾，没能补好台	/ 349

“大学五书”小引

陈平原

不提撰写博士论文时如何邂逅晚清及五四的大学教育，就从1996年春夏编《北大旧事》说起，二十年间，我在自家专业之外，持续关注中国教育问题，竟然成了半个“大学研究”专家。

我之谈论大学问题，纵横文学与教育，兼及历史与现实，包容论著与时评，如此思路与笔墨，说好听是“别有幽怀”，说不好听则是“不够专业”。好在不靠这些文章评职称，故不太在乎学院派的态度。

作为业余教育史家的我，多年前曾说过：“从事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朋友，都是潜在的教育史研究专家。因为，百年中国，取消科举取士以及兴办新式学堂，乃值得大书特书的‘关键时刻’。而大学制度的建立，包括其蕴含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对于传统中国的改造，更是带根本性

的——相对于具体的思想学说的转移而言。”这也是我不避讥讽，时常“野叟献曝”，且长枪短棒一起上的缘故。

正因不是学术专著，没有统一规划，先后刊行的各书，呈犬牙交错状态。趁《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出版之际，将我此前在北大出版社刊行的四册有关大学的书籍重新编排，作为“大学五书”推出。其中《老北大的故事》大致稳定，《读书的“风景”》只删不增，调整幅度较大的是《大学何为》和《大学有精神》。

很多年前，我在《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的“后记”中称：“这是一个能够调动研究者的激情与想象力、具备许多学术生长点的好题目，即便山路崎岖，前景也不太明朗，也都值得尝试。”今天依然故我，只要机缘成熟，还会深度介入教育话题。

因此，“大学五书”只是阶段性成果，但愿日后还有更精彩的表现。

2015年5月18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附记：考虑到去年第三次印刷的《读书的“风景”》仍在销售，“大学五书”改收新编的《大学新语》。特此说明。

2015年10月28日

自序

去年年初，我为《明报月刊》撰写“新春寄语”（《明报月刊》2014年2月号），称过去的一年，我在北京的《新京报》及香港的《明报》开专栏，谈论“我眼中的北大与港中大”，结集为《大学小言》，交京、港两地的三联书店分别刊行；在新的一年里，仍将继续“关注教育问题”。

今年二月，完成酝酿多年的《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我在“绪言”中留下一句：“仅以此小书，纪念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可书出版后，我再三提及，希望自己的工作能超越“纪念图书”。换句话说，再过十年二十年，这本从教育史角度切入，但兼及政治史与心态史的“小书”，还能经得起读者的品鉴与批评。

我谈“大学”，大致采取以下三种策略：以大学为主，

兼及中学；以历史为主，兼及当下；以论文为主，兼及随笔。之所以如此锲而不舍，那是因为，我认定“借梳理 20 世纪中国大学的历史、文化及精神，探讨何为值得追怀与实践的‘大学之道’”，是个很诱人的题目。

如今奉献给读者的，是集合近年所撰 30 篇论文、评论及随笔的《大学新语》。书分“大学现状”“大学周边”“大学人物”三辑，希望在历史与现实的对照与碰撞中，展开对于“大学之道”的深入思考，为中国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本书最终取代《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成为“大学五书”的收官之作，有点偶然；但就学术视野的拓展而言，由大学史论深入到政策制定及精神传统的探讨，也自有其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大学五书”确实只是阶段性成果。

至于何时模仿“前度刘郎”，前来观赏“桃花净尽菜花开”的大好景色，取决于自家学识及心境，也依赖某种外在机缘。

2015 年 11 月 26 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第一辑

大学现状



当代中国大学的步履与生机

谈论当代中国大学，国内与国外、校内与校外、学界与媒体，从来都是众说纷纭。各方之所以争论不休，缘于各自的立场、视野及利益。我的基本判断是：当代中国大学既步履艰难，又生机勃勃，其最大障碍在于其很难承受政府及公众迅速“世界一流”的期待，在“急起直追”的过程中，因求胜心切而脚步变形。

理解当下的中国大学，必须关注一个特殊的年份——1998年。那一年有两件大事，对当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影响巨大。一是1998年5月4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纪念大会上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由此产生了一个我们都熟悉的名词——“985”大学。最初确定重点支持北大、清华，后扩展到复旦、南大、

浙大、中国科技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哈工大。虽然日后列入“985工程”的大学扩展到39所，但核心部分还是2+7。二是经历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中央政府制定了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为目标的大学扩招计划，第二年开始正式实施。1998年录取普通高校本专科新生108万人，而第二年扩招52万人，变成了160万人，增幅达48%。此后连年扩招，到2012年录取685万人后，才基本保持稳定。

也就是说，最近这十六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其实是两条腿走路：一是努力做强，追赶世界一流；一是尽量做大，扩大办学规模。应该说，两条腿都在用力，也都很有成效，可惜努力的方向不一样，有时甚至互相拆台。

先看几组数字：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称2014年中国普通本专科在校生2547.7万人，毕业生659.4万人；在学研究生184.8万人，毕业生53.6万人。换句话说，在校大学生及研究生总人数达到2732.5万——这等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中国人口基数大，加上原先高等教育不发达，如今突然发力，很快地在校大学生人数居世界第一，这一点都不奇怪。但大学生毛入学率（即同龄人中能够上大学的人口）的迅速提升，从1998年的10%，上升到2013年的34.5%（见

教育部2014年7月发布的《201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
展统计公报》），且还在不断攀升，这可是十分可观的变化。

当初选择大规模扩招，政治家考虑的是国企改革及经济转型制导致大规模下岗（1997年全国下岗人员2115万人），希望年青一代能延迟就业；经济学家的眼光则盯住老百姓的钱袋子，扩招可拉动内需，激励经济增长。至于教育家担心的教学质量下降，反而显得小儿科了。我当初批评此举如击鼓传花，只是将就业的压力往下递送——扩招以后呢？读完本科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那就读硕士；读完硕士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那就读博士；博士毕业还找不到工作，那就再往博士后那边挤一挤——可这些人总有一天要进入就业市场的。过于迅猛的大学扩招，使得就业市场十分严酷，日后可能影响社会安定；而且，高中毕业生愿意做的事，博士不见得愿意、也不一定能做好（陈平原：《我看“大学生就业难”》，《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年第4期）。另外，这种跨越式发展思路，求量不求质，而走得过快太急，也很容易翻车，这实在让人担忧（陈平原：《解读“当代中国大学”》，《现代中国》第十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办教育是需要大笔钱的，而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为此提供了可能性。但这需要观念的转变，即国家需要

加大教育投入。1993年，中国政府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次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20世纪末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应该达到4%。而实际情况呢？1998年是2.59%，此后起起伏伏，从来没有达标，故每年两会期间都成为重点批评对象；终于在2012年第一次实现此战略目标，达到4.28%，2013年则是4.30%，今年3月李克强总理做工作报告，也称“经过努力，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超过4%”。单说比例还不够，另一个因素同样重要，那就是从1998年至2014年，GDP连续高速增长，最高的年份达14.16%（2007年），最低的也有7.4%（2014年）。蛋糕越做越大，最近十几年，政府确实教育上投入了较多的经费。而在切分蛋糕时，中国大学——尤其是进入“211”“985”工程的大学——所得到的经费支持，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几乎不可同日而论。

今天的中国大学，有更多的钱可以盖大楼、买设备、聘教授，以及开展各种国际合作等。因此，说近年中国第一梯队的大学在科研上有明显长进，我相信凡关注中国教育的人都同意。但这里必须暂时搁置两个问题：第一，当大学发展与地方官员政绩、房地产商利益以及城市规划目标捆绑在一起时，会出现新的偏差（如各地涌现的大学

城)；第二，有钱是好事，但好钢不一定都用在了刀刃上，近年中国大学颇多贪污受贿、好大喜功、效率低下等负面新闻。

尽管有诸多不如人意，但近年中国大学的国际排名在迅速提升，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2004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全球大学最新排行榜，北京大学名列亚洲第二，全球第17，国内媒体蜂拥而上，北大也很是得意。我马上写文章称这个排名所肯定的，不是北大的科研成果，而是中国在变化的世界格局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中国在崛起，而且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学者们在关注中国的同时，也在关注中国的高等教育。这就有意无意地提高了中国大学的学术声誉（陈平原：《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教育学报》2005年第1期）。第二年，北大跳了两级，排世界15，超过了东京大学，亚洲第一；这连北大都感觉不太对劲，不怎么宣传了。2006年，北大更上一层楼，排14；2007年，从第14跌至第36，像坐过山车一样，惊心动魄。而去年10月公布的2014—2015年最新世界大学排名，北大48，清华49，大家都已经麻木了，连议论都懒得议论。对于大学排名，教授往往嗤之以鼻，校长们则不敢掉以轻心。不谈中国大学的教学及科研是否真的有那么好，我关注的是其“声